



马尔库塞文集

第五卷

哲学、精神分析与
解放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黄晓伟 高海青 译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UME FIVE

PHILOSOPHY, PSYCHOANALYSIS AND EMANCIPATION



人民出版社



马尔库塞文集

第五卷


哲学、精神分析与 解放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黄晓伟 高海青 译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PHILOSOPHY, PSYCHOANALYSIS AND EMANCIPATION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 春 刘可扬

封面设计：木 辛 汪 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尔库塞文集·第五卷，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 /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黄晓伟，高海青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1

书名原文：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UME FIVE
PHILOSOPHY, PSYCHOANALYSIS AND EMANCIPATION

ISBN 978-7-01-019649-7

I. ①马… II. ①赫…②黄…③高… III. ①马尔库塞 (Marcuse, Herbert
1898-1979) - 哲学思想 - 文集 IV. ① B712.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6525 号

马尔库塞文集 第五卷 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

MA'ERKUSAI WENJI DIWUJUAN
ZHEXUE JINGSHEN FENXI YU JIEFANG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 著
黄晓伟 高海青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3.5

字数：300 千字

ISBN 978-7-01-019649-7 定价：12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 65250042

ISBN 978-7-01-019649-7



9 787010 196497 >

引 言 马尔库塞、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

.....道格拉斯·凯尔纳 克莱顿·皮尔士 泰森·刘易斯 1

一 哲学介入

科学哲学相关论题.....	102
席勒的人文主义.....	106
评杜威的《逻辑：探究的理论》.....	108
对杜威《评价理论》的批判.....	119
唯心主义与实证主义.....	126

二 精神分析的介入

答埃里希·弗洛姆.....	138
弗洛伊德的理论 与 疗法.....	146

精神分析过时了.....	152
死亡的意识形态.....	170

三 从本体论到技术

从本体论到技术：工业社会的基本趋势.....	184
------------------------	-----

四 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

逻各斯缺失的世界.....	196
富裕社会的不满者.....	200
技术时代的人类学透视.....	203
论科学与现象学.....	205
科学的责任.....	219

五 当代世界哲学

论思想现如今的处境.....	228
克服支配.....	235
作为乌托邦的和平.....	238
现实相关性.....	246
宗教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260

六 《今日心理学》对话马尔库塞

革命性的爱欲、恐怖策略、青年人、精神疗法、环境、 技术与威廉·赖希.....	270
---	-----

七 晚年哲学与政治学反思

生态与现代社会批判.....	296
普罗米修斯之子：关于技术与社会的 25 个论题.....	319
批判哲学：马尔库塞博士的个人观点.....	325
后 记 追忆马尔库塞.....	安德鲁·芬伯格 336
索 引.....	346

引 言

马尔库塞、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

道格拉斯·凯尔纳 克莱顿·皮尔士 泰森·刘易斯^①

当代读者可以看到，马尔库塞在《哲学、精神分析与解放》即《马尔库塞文集》第五卷中以人类解放与社会变革为旨归对哲学、精神分析及社会批判理论做了独特的综合。在这些学科中，马尔库塞批判性地穿梭在海德格尔及其现象学、黑格尔、马克思、杜威、弗洛伊德等迥异的流派之间，开创出了独具一格的哲学视角与分析，但它们通常却不受重视，因为人们更赞成他的社会理论和新左派的政治介入，即此前几卷的主题。

文集汇编了一批极具价值且多数尚未公开的文献，它们均来自法兰克福的马尔库塞档案馆。这些文本十分重要，并且有些从未公开，比如，对实证主义、唯心主义、杜威实用主义以及德国哲学传统的批判，20世纪30、40年代以唯物主义为基础尝试重构哲学的论文，马尔库塞力图将

[2]

^① 我们谨对彼得-欧文·詹森 (Peter-Erwin Jansen) 与查尔斯·赖茨 (Charles Reitz) 在编辑上提供的建议与在资料上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他们在编辑撰写上为这篇导言终稿的形成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弗洛伊德、哲学与社会批判理论融合起来的独特尝试，对死亡、人类侵略、战争与和平的哲学反思；以及他晚年关于科学、技术、社会、宗教、生态及人类解放的批判性的哲学透视。

这些有助于界定其独特批判理论事业的哲学主题与评价马尔库塞思想及政治成长的发展谱系紧密相关。本卷导言承担的任务就是凸显这些线索在马尔库塞批判理论主题中的重要地位。我们认为，马尔库塞以一种高效的、融会贯通的方式超越了关于许多哲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传统研究进路。通过与各类思想家及运动在概念上及政治上的局限性的不懈斗争，马尔库塞阐发了一套综合性强同时又契合历史的批判理论，而它有能力直面当代文明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持续不断地伤害人类与非人类的生命而带来的各种问题。在这种意义上，马尔库塞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历史性解释的修正，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与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以及对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思想运动的批判，都应该被理解成为了发展出一种最终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对人类控制的元批判而致力于持续不断地重估批判理论效力的哲学尝试。主—客体关系，心理、社会、自然之间的辩证法，以及或许是最重要的，科学技术理性对人类生活的影响，都只不过是马尔库塞在其不断演进的社会批判理论框架下以新方式再度阐发哲学及社会问题的若干实例。

总之，海德格尔、黑格尔、马克思及弗洛伊德能成为与马尔库塞推崇备至的对话者，是因为他们开辟了根据历史趋势对批判理论的优缺点重新进行概念化的道路。马尔库塞主要还是从一个哲学家的角度论证了哲学自身不仅要关切当今重大的政治问题，也要关切传统的哲学难题和人类解放的前景。本卷引言将马尔库塞的哲学介入放在了 20 世纪主要哲学流派

的语境下，放在了他自身哲学视角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围绕关于其作品的激烈争论及其与当代挑战的持续关联，还将对马尔库塞经久不衰的哲学贡献做些介绍。

[3]

马尔库塞的政治与哲学经历：初步概览

1922年，马尔库塞在作为其德语博士论文《德国艺术家小说》(*Der deutsche Künstlerroman*) 必要组成部分的《个人介绍》(*Lebenslauf*) 中总结了其早年生活：

1898年7月19日，我在柏林出生，父亲是商人卡尔·马尔库塞(Carl Marcuse)，母亲是格特鲁德·克雷斯劳斯基(Gertrud Kreslawsky，婚前姓)。自1911年起直到1916年应征入伍前，我先后在柏林夏洛滕堡区的蒙姆森文科中学及奥古斯塔皇后文科中学就读。通过最终体检后，我加入了预备役第18师，但因视力不佳留在了国内，最后转入了飞艇预备役部队，并在那儿得到了聆听讲座的许可与机会。1918年冬季退役之后，我分别在柏林和弗莱堡正规地学习了四个学期，起初修的是德国语言文学，后来主修专业是现代德国文学史，辅修专业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我先后听过以下教授的课：罗特(Roethe)、盖格(Geiger)、赫尔曼(Herrmann)、施奈德(Schneider)、霍伊斯勒(Heusler)、赫布纳(Hübner)、威特科普(Witkop)、舒尔茨(Schultz)、海斯(Heiss)、布吕克纳(Brückner)、德索(Dessoir)、赖哈尔(Riehal)、斯顿夫(Stumpf)、特勒尔奇(Troeltsch)、科恩(Cohn)、盖泽尔(Geyser)、胡塞尔(Husserl)、

埃伯施塔特 (Eberstadt)、舒马赫 (Schumacher)、迪尔 (Diehl)、蒙伯特 (Mombert)。我参与了以下教授开设的研讨班：赫尔曼、罗特、施奈德、赫布纳、克卢格 (Kluge)、威特科普、舒尔茨和德索。我尤其感激威特科普教授对我的决定性影响。^①

马尔库塞一直强调说他有着典型的德国中上层青年的童年和教养。^② 他声称他们的犹太家庭成功地融入了德国社会，他从未因其犹太血统觉察到任何严重的疏离。^③ 虽然试图从早期自传中寻找这位未来的思想家[4] 的蛛丝马迹很是诱人，但马尔库塞在他最后的著作《审美之维》(*The Aesthetic Dimension*, 1977) 中却含蓄地对该做法提出了警告：“那种真实地表现在社会主义经典作家身上的情况，也真实地反映在其他伟大的艺术家

① 马尔库塞的《个人介绍》附在了博士论文《德国艺术家小说》的后面，参见 *Der deutsche Künstlerroman*, Freiburg i. Br., 1922；载于 *Schriften I*, Frankfurt: Suhrkamp, 1978, p.344。

② 参见 Conversation with Herbert Marcuse, December 28, 1978, La Jolla, California；也可参见 Sidney Lipshires, *Herbert Marcuse: From Marx to Freud and Beyond* (Cambridge, MA: Schenkman, 1974) p.1。马尔库塞的生平资料主要来自凯尔纳在撰写《马尔库塞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Douglas Kellner,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SA and Macmillan Press, England, 1984) 时所作的研究和访谈，还来自马尔库塞档案馆的编辑数十年的研究与其他关于马尔库塞及相关话题的出版资料。迄今为止还没有看到任何有关马尔库塞生平与著作的权威性传记。

③ 参见 Conversation with Marcuse, December 28, 1978, La Jolla。马尔库塞也曾告诉赫尔穆特·杜毕尔 (Helmut Dubiel)，他基本上没有强烈地感受到德国的反犹太主义，参见 Helmut Dubiel and Leo Löwenthal, *Mitmachen wollte ich nie* (Frankfurt: Suhrkamp, 1980) pp.27ff.。因此，与马克思类似，马尔库塞从未像霍克海默、本雅明、布洛赫等其他犹太裔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对“犹太人问题”别具兴致。尽管如此，马尔库塞的犹太血统可能促使他对资产阶级社会产生了疏离感，而这或许有助于解释他为什么尖锐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探索不同的社会文化模式。关于犹太人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可参见 John Murray Cuddihy, *The Ordeal of Civi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身上。他们可以同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社会环境造成的阶级局限性决裂。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家庭调查。”^①

马尔库塞宣称，他的哲学观点深受其政治经历和生存状况的影响，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及魏玛共和国动荡时期的经历引导他投身到了哲学研究中。马尔库塞回忆说，在战时驻扎柏林期间，他开始对政治和激进思想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马尔库塞加入了士兵委员会，并参与了1918年促使德皇威廉二世退位、魏玛共和国这一德国民主制共和国创建的柏林的示威游行。^②

此时的马尔库塞短暂地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但当党的领导人不再支持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ourg）和斯巴达克同盟（Spartacus League，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进一步的革命诉求时，他大失所望，因此毅然退出了党组织，从此再也没有加入任何政党。1919年，马尔库塞短暂的政治活跃期结束了。他决定重新回到为战争所中断的学业，因此进了柏林洪堡大学，从1919年到1920年，他接连上了四个学期的课。在柏林修完两年的传统课程后，他转入了弗莱堡大学，在这里他把精力放在了德国文学上，并辅修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个领域的课程。

① Herbert Marc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7) p.19.

② 关于马尔库塞参与德国1918年革命及其当时的政治观点的解释，主要依据的是道格拉斯·凯尔纳1978年12月在加州拉荷亚对马尔库塞的访谈。关于工人委员会运动及当时的政治情形，参见A. J. Ryder, *The German Revolution of 1918: A Study of German Socialism in War and Revol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与 Peter von Oertzen, *Betriebsräte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 (Düsseldorf: Droste, 1963)。关于描述工人委员会理念及行动的文件，参见 Charles Burdick and Ralph Lutz, *Th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 (New York: Praeger, 1966) ; *Die Rätebewegung*, ed. Gunter Hillman (Reinbeck bei Hamberg: Rowohlt, 1971) ; 以及 Dieter Schneider and Rudolph Kuda, *Arbeiterräte in der Novemberrevolution* (Frankfurt: Suhrkamp, 1973)。关于魏玛共和国，可参见 Peter Gay, *Weimar Culture: The Outsider as Insid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8。

他在此系统地学习了德国文学，撰写了题为《德国艺术家小说》的博士论文，并于1922年通过了论文答辩。^①

1922年，马尔库塞返回柏林，从事了几年的目录研究和编纂工作。期间，他与妻子苏菲·沃特曼（Sophie Wertman）住在夏洛滕区的一间公寓里。他与这名数学与统计学专业的学生在弗莱堡邂逅，并于1924年结婚。他的父亲通过良好的房地产投资顺利地度过了1923年的经济危机，并帮助马尔库塞变成了他所就职（最初从事目录研究和编纂工作）的S.马丁·弗伦克尔（S. Martin Fraenkel）这家古籍经销出版公司的合伙人。^② 马尔库塞在此出版了他的首部作品，一本附有简要注释的席勒资料目录集（1925年面世），他坚称“那只不过是份工作”，对他的思想发展来说“微不足道”。^③ 在这本书中，他更新了公认的席勒资料目录，并对各种不同的席勒文本和版本依据事实材料稀疏地做了注释。马尔库塞后来表示，在撰写《爱欲与文明》之前，席勒对他并非至关重要，但我们猜测早年的文学研究对他影响很深，并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再次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后，用马尔库塞的话来讲，“1927年《存在与时间》一出版，我就拜读了，读罢此书我决定重返弗莱堡（我1922年在此获得了博士学位），以便与海德格尔共事。1932年12月之前，我一直呆在弗莱堡并与海德格尔共事，直到希特勒掌权前几天，我才离开

① 关于马尔库塞的文学研究及文学博士学位，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主编的《马尔库塞文集》第四卷《艺术与解放》的引言（Douglas Kellner, Introduction, *Herbert Marcuse. Art and Liberation. Volume Four,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edited by Douglas Kelln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4ff.）。

② Douglas Kellner, interview with Marcuse, December 28, 1978, La Jolla.

③ Herbert Marcuse, *Schiller-Bibliographie unter Benutzung der Trämelschen Schiller-Bibliothek* (Berlin: S. Martin Fraenkel, 1925)。1978年3月26日，在旧金山的一次访谈中，马尔库塞向凯尔纳表达了他对这本席勒资料目录集的评价。

德国。”^①

海德格尔是当时德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的著作《存在与时间》对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接下来带有古典哲学要素的所谓的“存在主义”做了综合。^②在弗莱堡期间，马尔库塞同时研修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课程，尽管他对胡塞尔“首开先河”的尝试心怀钦佩，但却发现海德格尔“更让人振奋不已”。^③海德格尔的著作有两条彼此交织的主线：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对个体本真性的关切，以及胡塞尔的哲学回到“事情本身”、具体现象与经验的要求。^④胡塞尔建议哲学家们抛弃抽象的范畴和理论，转向研究那些尚未被哲学上的障眼物和先人之见扭曲的体验和意识。为形成焕然一新的起点、追问方法和哲学基础，胡塞尔形成了一套“现象学”方法。海德格尔与胡塞尔一起工作，并在他主编的期刊上发表了《存在与时间》。

马尔库塞由于对重要思潮及其发展极为敏感，所以成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一批主要的阐释者与批评者之一。马尔库塞最初发表的论文《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稿》（*Contributions to a Phenomen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928）目的是整合现象学、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哲学视角。几十年后，各式各样的“存在主义的”和“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

① “Heidegger’s Politics: An Interview with Herbert Marcuse by Frederich Olafson.” *Graduate Faculty Philosophy Journal*, vol. 6, no. 1 (Winter 1977) p. 28; 载于 *Heideggerian Marxism*, edited by Richard Wolin and John Abromeit (Lincoln,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5) pp. 165–75; 此处引用的是原始版本的页码。

②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1953); 英译本 *Being and Tim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2。关于对马尔库塞产生影响的海德格尔的“本真的存在”概念，可参见 Douglas Kellner, *Heidegger’s Concept of Authenticity*, Ph.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3); 网址是 <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Heidegger.pdf>。

③ Ibid.

④ 关于现象学，参见 Edmund Husserl, *Ideas*, New York: Collier, 1962; Herbert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0。

者又重新回到了这一理论事业，其中不仅包括新左派的美国学生及知识分子，还包括萨特、梅洛-庞蒂等。^①

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数思想已经退化为死板的教条，因此为使这一理论重获生机，需要具体鲜活的、“现象学的”经验。与此同时，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了个体的问题，因此纵观其一生，除社会变革及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之外，他始终念念不忘的还有个体的解放与幸福。

[7] 1932年，马尔库塞就意识到了新发行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性，并因此开始利用接触马克思早期作品的便利条件重新对马克思主义做了解释。^② 马尔库塞同样是一位重要的黑格尔研究者，他以一篇博士论文和一部关于黑格尔与社会理论兴起的开创性著作《理性和革命》（1941）有力地促进了20世纪30、40年代黑格尔研究的复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年代，在整合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研究方面，马尔库塞早已成了一位名声在外的倡导者。

① 马尔库塞发表的第一篇文章“Beiträge zu einer Phenomenolog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在 *Philosophische Hefte*, I (Berlin: 1928) pp. 43–68，即他的朋友马克西米利安·贝克 (Maximilian Beck) 主编的一份面向现象学和德国观念论、偶尔也刊发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的期刊上发表了出来。马尔库塞著作集第一卷转载了该文，参见 *Schriften I*, Frankfurt: Suhrkamp, 1978, pp. 347–84。接下来出现的将首先是 *Philosophische Hefte* 原始版本的页码，然后是《作品集》版本（以下简称 S1）的页码；译文来自凯尔纳。关于英译版，可参见“Contributions to a Phenomenology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eideggerian Marxism*, op. cit., pp. 1–33。关于20世纪40年代法国方面在整合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存在主义上的尝试，参见 Maurice Merleau-Ponty, *Adventures of the Dialectic*,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关于此后法国和美国在发展现象学马克思主义或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所作的努力，参见 Mark Poster, *Existential Marxism in Postwar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与 Paul Piccone, “Phenomenological Marxism,” *Telos* 9 (Fall 1977) pp. 3–31。

② 参见 Herbert Marcuse, “New Sources on the Foundat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Heideggerian Marxism*, op. cit., pp. 86–122。

自马尔库塞 1934 年抵达美国以后，他有效地传播了欧洲激进思想的精髓，并且对发达工业社会做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对于 20 世纪 60 年代被许多人重新发现的激进思想传统而言，马尔库塞不仅是一个传播者，更是一个原创者。战后一段时期内，马尔库塞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同时做了批判，并极力呼吁人们重视发达工业社会中新的支配、压抑和社会控制形式。他的社会批判总是辅以一种解放理论及对其独有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辩护。正如本卷所收录的大量不为人知的文献所表明的那样，马尔库塞涉猎各式各样的哲学运动、思想家和问题，并且从哲学的立场把他所处时代的科学、技术、工业、宗教、侵略、战争与和平、生态、人类解放、革命等重大问题呈现了出来。

最后要说的是，马尔库塞是为数不多的一位致力于融汇哲学与政治的当代思想家，他凭借哲学、社会理论方面的学术著作与对激进政治的现实关切，成了一位重要的当代历史人物。从马尔库塞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开始，他就在寻求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因为他认为这是真正的批判理论的标志。他终其一生都在从当时最激进的哲学思潮中汲取养分，试图以洞悉和改造当代社会文化及人类解放为旨归，在不断演进中实现对哲学、社会批判理论、美学与激进政治的综合。

马尔库塞与海德格尔

当马尔库塞在 1928 年前来向他学习时，海德格尔这位思辨的思想家正作为重要的当代哲学家开始崭露头角。据说海德格尔是一位富有激情的教师，马尔库塞对他严肃的哲学思维、文本阅读的方法及貌似激进的新哲学印象深刻。在一封致其柏林朋友的信中，马尔库塞生动地描绘了海德格

[8] 尔，并透露了他 1929 年时对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两人的看法：

关于海德格尔，实在难以想象，他是如此地判若两人。八年前，他只是在一个小型报告厅外授课的羞赧而又倔强的编外讲师，现在他却作为胡塞尔教席的继任者在涌入了至少 600 位听众（大多为女性）的大礼堂内发表演讲。他身着一袭酷似司机制服的运动装，皮肤被晒得略显黝黑，精彩的发言中饱含着不可动摇的确定性，讲话声中的颤音尤令女性振奋。海德格尔感觉自己是并且确信自己全然就是一名教育家、预言者和拓荒者，因此他的话语中带着教师的悲怆情绪。《存在与时间》中的伦理倾向——旨在使哲学更具实践性——在海德格尔本人那里似乎真的取得了突破，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以一种异化的方式实现的。总之，他特别擅长修辞，说教味道浓郁，而且朴实无华。他让人联想到了瓜尔蒂尼（Guardini，是与海德格尔同为信仰天主教的德国哲学家），因为他们二人在行为方式上并无二致。在这场关于德国唯心主义和当今哲学问题的宏大演讲中，他一直都把当代哲学的主流趋势看作人类学意义上的趋势和形而上学……

他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弟子。那些女孩简直糟糕透了。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马德堡追随他而来。她们彻底接受了他的哲学，并且特别熟悉亚里士多德，为的是在恰当的场合运用合适的词汇，但她们却完全未能意识到海德格尔本人自马德堡时期和弗莱堡早期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过由于这种转变尚未完成，因此还没有太多可说的。处在变化中心的是他即将出现的新康德主义的解释……或许我们可以暂且把这种变化方向描述成一种超验的形而上学趋势。柏拉图与康德、本体论与超验哲学将处在中心位置。无论如何，那是我们所期待的。我

的总体印象是，他是一个不错的家伙，性格活泼，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师，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如果所有这些真的可以归为哲学的话），在今天而言，这就够了。

关于胡塞尔，我们参加了他关于移情（Einfühlung）的研讨班。很不幸，也很明显，我们在这里很失望。他喋喋不休，而且只赞成超验现象学，即作为“原单子”（Urmonad）的纯粹自我（pure I），并自然而然地对原单子如何触及其他的自我（other I's）保持着极大的关注！^①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将现象学方法应用到了众多现象上，诸如工作世界，社会世界，个体对死亡、畏及良知的体验，选择与责任的问题以及人的时间性与历史性的建构力量等等。对海德格尔而言，人类本质上是时间性的，他具有时间意识，而时间意识由对过去的记忆、对未来的预期以及必须在持续消失的现在行动和选择构成。人类是历史的存在，是他们的历史环境、事件和有限的意识——即历史运动的一部分——塑造的结果。海德格尔从这样一个既针对传统哲学问题也针对重大的人类生存问题的哲学难题出发阐释了这些哲学主题。此外，为了获取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及黑格尔等古典哲学家以及狄尔泰、舍勒、胡塞尔等晚近哲学家与当代人类实存的关联性，海德格尔对他们重新做了阐释。对很多读者来说，海德格尔似乎对基本的哲学问题给出了全新的回答，并带来了一场哲学革命。

[19]

① 参见 Herbert Marcuse, letter to Maximilian Beck and his wife, May 9, 1929。译文来自道格拉斯·凯尔纳。贝克是 *Philosophische Hefte* 的主编，而该期刊曾发表过下面我们要提到的马尔库塞的第一篇文章。此外，贝克夫妇也是马尔库塞及其妻子苏菲的好朋友。